

因烟雨，为江南

■ 石梅

春天，总是在人们的盼望中如期而至。“人人尽说江南好，游人只合江南老”，江南的春天，该是让多少人魂牵梦绕！在这样一个让人沉醉留恋的地方，有一份诗意独属于江南，那就是江南烟雨——有了烟雨，方为江南。

江南的春雨轻细柔敛，是情思，是恩宠，也是闲愁。它轻轻柔柔，飘飘忽忽，似烟似丝般优雅缠绵。它们含情脉脉飞过田野，拂过麦苗，轻摇柳枝，润开百花。江南的烟雨从从容容，不疾不徐，淡然若素，按照自己的节奏飘飘洒洒，轻盈地放逐着自己，给万物披上一件缥缈的纱衣，又把万物洗涤得清新明亮，让整个世界都被明朗、洁净和欢欣环抱。

古往今来，无数文人墨客为此纸落云烟，写尽江南烟雨

的风情万种。“燕子不归春事晚，一汀烟雨杏花寒”“半壕春水一城花，烟雨暗千家”“春水碧于天，画船听雨眠”“一川烟草，满城风絮，梅子黄时雨……”这些落笔成花的才子，若再冠以“江南”二字，那必定是有着温润如玉的面庞、风流倜傥的身姿的。他们流连在江南的烟雨巷陌、楼台亭阁，面对美丽的春色，或独自高歌，或雅集合唱，留下脍炙人口的佳作，如江南烟雨一样，滋养着我们的灵魂，读来意味深长。

诗画般的江南，细雨芊芊，枕河漫漫，小桥流水人家。灰瓦白墙的水乡人家孕育出的女子，浸润了江南烟雨的温婉。江南女子透着浓浓的中国风，在诗词歌赋和山水画里处处可见她们的身影。江南女子，就是这样从诗画里飘来，吹拂着盛唐的和风，滋润着南宋的细雨，掩映着明清的晚风，惦记着百代的牵挂，紧紧依偎着垂柳细杨，轻轻盈盈的身姿，吴侬软语，给这江南的水乡又添了一份宁静柔和。江南女子秀天下，无论把她放置于奔腾喧嚣的街头，抑或是小桥流水的村畔，码头，再或是无语凝噎的离亭；无论她是婆娑泪影款款而行，悄然而过，还是徜徉天真，巧笑嫣然，都会点缀一种澄澈与安静，犹如青莲般静默永恒，亦如夏花般热烈灿烂。当然，她们更适合在江南烟雨时节，着一袭素雅旗袍，撑一把油纸伞，袅袅婷婷走在油亮的青石板巷。

此刻，江南烟雨，如丝如绵，花开流年，似梦似诗，山河寂寂，最爱是江南！

（作者单位：湖南公司）



(图片由AI生成)

父亲的春天

■ 武培瑞

车窗外的路灯次第亮起来，像城市疲惫的眼睛。我靠在座位上，手机里那个农村生活的短视频早已结束，可屏幕上的画面还停在脑海——一片返青的麦田，一个弯腰的老人，还有远处朦胧的村庄。这些熟悉的影像，把我拉回了二十多年前的春天。

那时候，父亲的手上总是带着羊粪的味道。

每年开春，父亲就会带着我和弟弟去羊圈起粪。羊粪经过一冬的踩踏，压得瓷实，需要用镐头一点点刨开。父亲抡镐的姿势很好看，高高举起，稳稳落下，镐头入粪堆的声音闷闷的，像敲在厚实的土地上。我和弟弟负责把刨开的粪装进筐里，抬到地排车上。弟弟小我两岁，总是抢着抬后面，因为后面的筐轻一些。父亲看见了也不说破，只是把镐抡得更起劲，好像在替弟弟多分担些。

往地里送粪要走一段土路。遇到下雨，路就泥泞得厉害，车轱辘陷在泥里打滑。父亲让我们俩在后面推，他自己弓着腰，肩膀抵住车辕，一步一步往前拱。他的布鞋踩在泥里，噗嗤噗嗤地响，泥水溅到裤腿上，也顾不上擦。等把粪送到地里，父亲总要在地头坐一会儿，抽支烟，看着那片等待耕种的土地。他不说话，就那么看着，好像能看见几个月后的庄稼。

“这块地肥着呢，”他有时会自言

自语，“粪拉进去，再下一场雨，就能种了。”

父亲眼里的雨，和我们眼里的雨不一样。我们盼下雨，是因为下雨可以不用下地干活。父亲盼下雨，是因为雨能把粪化开，能把地浇透，能让种子发芽。春天的雨来得慢，有时候等一整个三月，也等不来一场透雨。父亲就天天看天，早上看，晚上也看。云厚了，他高兴；云散了，他叹气。那些年，他的心情就是被天上的云牵着走的。

有一年春天，旱得厉害。过了清明，地还干得裂口。父亲把种子播下去，天天去地里看，回来时脸都绷着。一天夜里，我被雨声惊醒，看见父亲站在院子里，仰着脸让雨水浇。母亲喊他进屋，他不进，就那么站着，站了好久。第二天一早，他披着雨衣去了地里，回来时眼睛亮亮的：“都出苗了，一茬一茬的。”

后来我上了学，去了县城，又来到城市。城市里的春天很热闹，花开了，树绿了，可父亲不在身边，这些热闹就隔着一层。我的工作场所在厂区办公室里，春天对我来说，不过是空调温度调高了几度，不过是窗外的景色从灰色变成了绿色。可每年这个时候，我还是会想起父亲，想起他抡镐的样子，想起他看天的神情，想起他说“一年之计在于春”时语气里的那种郑重。

今年春天，我回了一趟家乡。父亲老了，腰弯得更厉害，可还是闲不住。他带我去地里看，地还是那块地，只是不再种粮食，改种了树苗。父亲蹲在地头，捏起一把土，在手里攥了攥：“还是那么肥。”他把土撒回去，拍拍手上的泥，“种树也好，不用那么累。”可我从他眼神里看得出来，他还是想念那些庄稼，想念那些忙碌的春天。

回城那天，父亲送我到村口。车开动时，我从后视镜里看见他还站在那里，像一棵老树。春风吹着他的头发，那些头发已经全白了。我想起小时候，他用那双粗糙的手摸我的头，说：“好好念书，以后别像爹一样，一辈子在地里刨食。”可我现在多想告诉他，在地里刨食的人，最懂得春天的珍贵，最懂得希望的含义。

如今，我坐在城市的通勤车上，在春天里穿行。窗外高楼林立，车流不息，没有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。可我知道，在我心里，有一块地永远留着，等着父亲在某个春天，带我去播种。那些种子长出来的，不只是庄稼，还有一个农民的儿子的根。

通勤车到站了。我站起来，手机屏幕已经暗了。可父亲还在那片土地上，在我的记忆里，弯腰，抡镐，抬头看天。

父亲的春天，也是我的春天。

（作者单位：焦化西来峰公司）

聊赠一枝春

■ 宋小晶

“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”。南朝陆凯的一句浅吟，穿越千年风霜，依旧在岁月里温柔回响。没有珍珠美玉，没有锦缎珠玑，只以一枝初绽的春意，遥寄给远方故人，这是中国人最含蓄、最浪漫的情谊，是藏在烟火人间里，最朴素的温柔与牵挂。

一枝春，是跨越山海的思念。在车马很慢、书信很远的古时，别离往往意味着长久的相隔。山高水远，道阻且长，再多的牵挂也难以抵达，再浓的思念也只能藏于心底。于是，一枝凌寒独开的梅便成了最妥帖的信物。它不似金银那般厚重，却带着江南的烟雨、枝头的清风，藏着寄信人满心的温柔。这一枝春，越过千山万水，落在友人手中时，便不再是一枝普通的花，而是浓缩了一整个江南的春意，是“见花如见人”的深情，即便相隔万里，心意也能借着这抹春色，温柔相拥。

一枝春，是不慕繁华的纯粹。世人总爱以贵重之物表达心意，以为价值越高，情意越重，可最动人的情谊，从来与物质无关。江南富庶，并非真的一无所所有，只是在真正的知己面前，所有的珍宝都不及这自然馈赠的春色珍贵。一枝花，是随手可折的寻常，是不刻意、不造作的真诚，褪去了世俗的功利，只剩下心底最澄澈的惦念。就像老友相见，无需虚礼客套，一杯清茶、一句问候，便胜却人间无数，这份纯粹，如春日清风，淡淡然，却直抵人心。

一枝春，是藏于平凡的诗意。生活大多时候是平淡的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，没有波澜壮阔的传奇，多的是柴米油盐的琐碎，是日复一日的寻常。可正是这“聊赠一枝春”的心境，让平凡的日子生出暖意。折一枝花赠予家人，是三餐四季里的温柔；送一抔春赠予朋友，是风雨同行中的陪伴；留一份春意给自己，是对生活最温柔的热爱。不必追寻远方的盛景，不必执着于世俗的成功，懂得在寻常日子里，发现一枝花的美，传递一份心的暖，便是最动人的生活诗意。

如今时代流转，交通便捷，讯息瞬息，我们似乎再也不用以一枝花遥寄相思。可快节奏的生活里，人与人之间却渐渐变得疏离。我们习惯了用红包代替问候，用客套的话语掩盖真心，那份“聊赠一枝春”的纯粹与温柔，反倒成了难得的奢侈品。其实，情谊从未变过，变的是我们表达心意的方式。一枝春，可以是清晨的一朵鲜花，可以是深夜的一句问候，可以是困境中的一次伸手，可以是平淡里的一份惦记，它无关价值，只关真心。

江南无所有，聊赠一枝春。这枝春，是思念，是诗意，是中国人刻在骨血里的温柔。愿我们在纷扰的世间，都能守住这份简单与真诚，既能收到他人赠予的春色，也能主动为他人送上一枝春意。让这抹跨越千年的温暖，在岁月里生生不息，让每一份心意，都如春日繁花，温柔而热烈地绽放。希望我们在每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，告诉身边的人：你看，花开了。

（作者单位：山东蓬莱公司）

我是曲阜人。在这块土地上活了近六十年，一草一木，都熟得像是自家院里的东西。唯独有一样，每次见了，心里还是要亮一亮。我想，便是守到生命的尽头，它大概还是能让我心头一颤的。

这便是曲阜的古柏。

初识古柏，是一九八四年国庆。那时我在曲阜师范学院附属中学读高一，学校组织去参观孔庙。进得庙来，有个老师半懂不懂地讲孔家的发家史，讲建筑的格局，我却肃立在荒草中的一群古柏吸引了。它们劲拔、壮硕，却一言不发。我不由得凑近一棵，小心抚摸着粗糙的树皮，仰望那如云的冠盖，如龙的枝桠。不知怎的，心里那股沸腾的劲儿骤然平复了，浮躁之气一扫而空。仿佛有个声音，悄悄地落在这静谧的心上，像晨风吻过湖面：“出发吧，孩子。”

后来，我考上了大学，离开了家乡，也远离了那些皱纹满面、身形萧瑟的苍柏。

此后多年，几次回乡，也陪过几拨人游“三孔”。孔林神道两侧，孔林深处，少昊陵，鲁国故城，颜庙，孟母林，梁公林……到处都留下了脚印。心境每次不同，唯有那古柏，老样子，不动声色，自顾自地绿着，勃勃清幽。

远观、近视、抚摸、拥抱，甚至亲吻它们，都是一种享受。我想，这大概是上天给人类的一种展示，一种启迪，也是一种警惕。人太容易急功近利，为了一个“利”字，不择手段。只有心怀阔大的人，

才懂得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。其实这话也短视了些，本该是“百年树人，千年树木”。每一棵古柏，哪一棵不是经历了百代沧桑、世态炎凉，还葆着纯贞的品质和常新的生命？

有的树干纹理如绳，从根到梢拧着劲长，俨然游龙入天，蓬勃而飘逸。有的直插苍穹，耸作峭崖，骨挺魂伟。有的身空肢损，只凭树皮里一点血脉，挣扎出半树翠绿。有的主干已枯，竟让一枝新碧从枯干上横空出世。

梁公林神道旁的古侧柏，在文革时期被砍光了。如今地上丁点踪影也无，年轻人都不知道那儿曾经有过一片郁郁葱葱。看门的老汉说，地下的根，还鲜灵地活着。颜庙仰圣门内那棵唐柏，也不知死于何时，遒劲光秃的主干栉风沐雨，一代代立于天地间。两根枯枝如翅膀般执拗地伸展着。敲敲它，发出脆而闷的声响，像青铜，没有半点枯朽气。

是的，每一棵古柏都有不同凡俗的



曲阜古柏

■ 李伯元

仪态，都是一座生命的华表，一部自由的史诗。

但最让我惊心动魄的，还是尼山的古柏。

尼山在曲阜东南三十公里，是孔子的降生地。尼山孔庙和书院，就掩映在千余棵清秀笔挺的古柏间。这种柏树，世上也许绝无仅有：从根到梢，不生一个枝杈。扁扁的、香香的柏叶，直接从根长到顶，七八米、十几米不等。棵棵都是墨绿的独杆，如一杆杆如椽大笔。形状像笔，又是文宗孔子的诞生地，人们便叫它“文柏”。

“文柏”这名字起得好。质香躯挺，得天地精魂，淡雅清苦。非是这样的文腹，酿不出《论语》；非是这样的椽笔，写不出《桃花扇》。那位给康熙当导游、讲《大学》而被“不拘定例，额外议用”的孔尚任，不就是因为身上保留了这点野性，虽被罢官，却写出了千古名剧《桃花扇》吗？

我原以为这是天生的文柏，带点钟天地之神秀的灵物，但后来发现并不是错了。从尼山人口中得知，这柏树原本

也是有枝有杈、树冠如云的，只是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年代，才变成了这般模样。

那是困难的三年。无粮无柴，村民万般无奈，开始一点一点地砍尼山柏树的枝子。他们爱惜这些祖祖辈辈相依相亲的树，不忍动其一枝一叶。但地上能烧的都取净了，为了活命，不得不上树取柴。每一个枝子都砍去了，只留下主干。村民再也不忍动它。

柏树留下了，没死。但不死的柏树不能再生肢体，那就让生命抱紧光秃秃的主干，创造一个奇迹——一个让主干长满茂密叶子的奇迹。一千余棵，都是这样于困境中喷薄出辉煌的生命；一千余棵，棵棵向世界展示着各自卓尔不群的风采。望着它们，我想起湘水岸边泣血成骚的屈原，想起身受酷刑、汗发背沾衣而写《史记》的司马迁，想起腹背受敌的鲁迅。

这些柏树，走过了漫长的往日，也许还要走更加漫长的来日。即使是来日方长，它们也不苟活一天。不让苦难扭曲生命，不让世俗玷污灵魂。美丽与高尚，自由与热爱，贯穿始终。

深秋的尼山，安谧而荒凉。暮霭侵袭，周遭渐入朦胧。整个尼山，便成为生命无拘无束飞翔的极乐世界。在这里，在这时，永恒是一瞬，一瞬也成永恒。

当舞动的柏树林，衔起一轮古老而又新鲜的明月时，树林间的观川亭里，不老的孔子还在吟咏：“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……”

（作者单位：国神公司）



▲ 绘画 春和景明

杨光（包头能源）